

禅宗的 智慧

担水砍柴 无非妙道
以手指月 得月忘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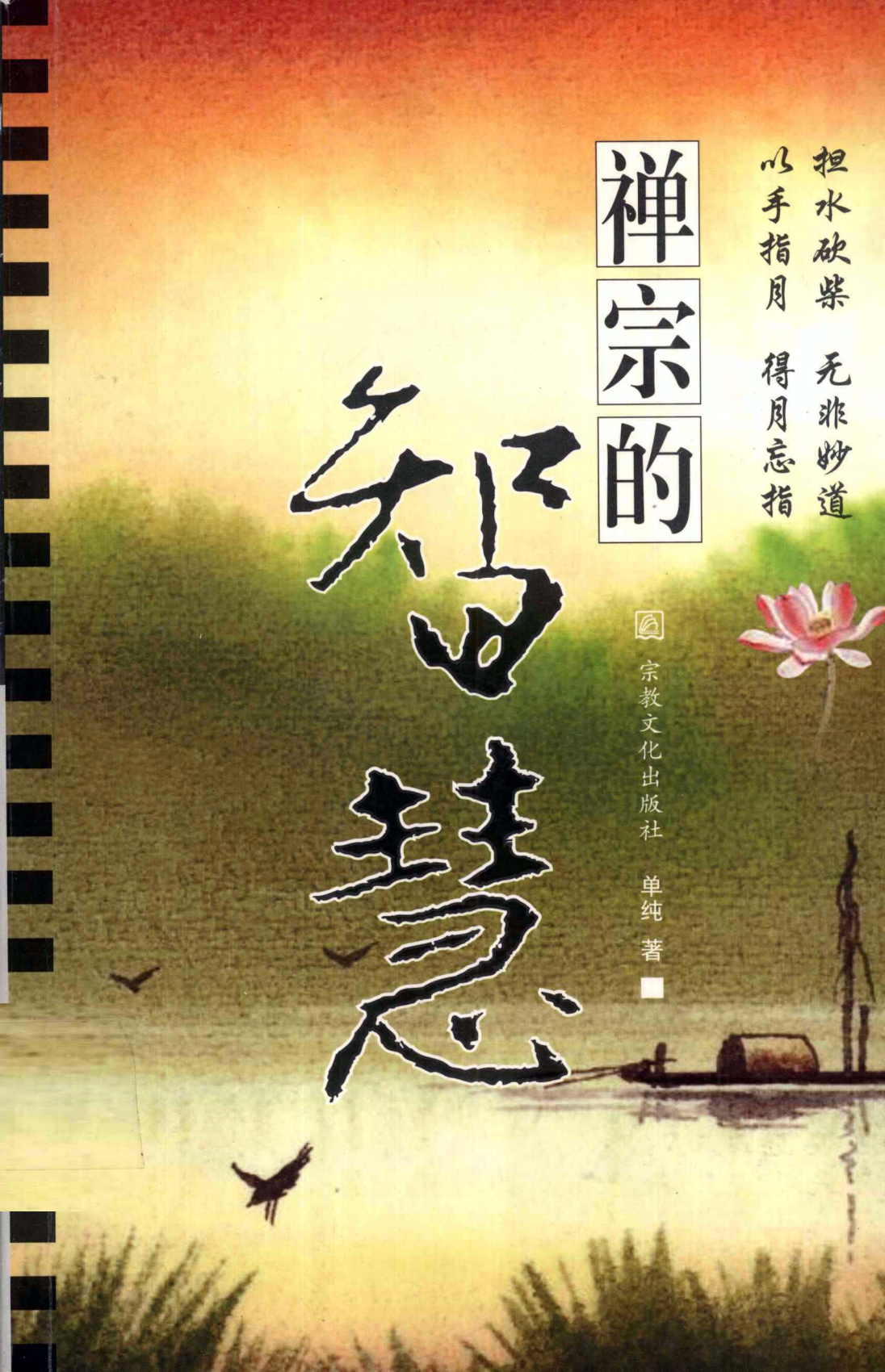


宗教文化出版社

单纯 著



智慧



担水砍柴 无非妙道
以手指月 得月忘指

禅宗的

知见

江西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宗教文化出版社

单纯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禅宗的智慧/单纯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ISBN 7-80123-727-7

I. 禅… II. 单… III. 禅宗—研究 IV. 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3377 号

禅宗的智慧

单 纯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网 址: <http://www.chinareligion.cn>

责任编辑: 张越宏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640×960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280 千字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80123-727-7/B·318

定 价: 24.80 元

目 录

壹 印度佛教的历史轮廓	(1)
佛教最初的背景	(3)
几个基本阶段	(5)
大乘佛教	(7)
密教及佛教的传播	(8)
佛教修行方式的演变	(9)
贰 中国佛教的历史轮廓	(14)
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三个阶段	(15)
禅宗的历史轮廓	(18)
禅宗的哲学特点	(20)
禅宗各派:五家七宗	(21)
叁 佛教哲学的基本轮廓	(23)
宇宙生成论	(25)
知识论	(27)
人生论	(30)
评 论	(34)
肆 佛教典籍与《坛经》	(38)
佛教典籍	(39)
《坛经》	(40)

胡适对《坛经》作者的质疑	(41)
反对胡适的观点	(44)
评 论	(46)
伍 祖师禅的三个重要人物	(48)
西天祖师迦叶	(49)
东土初祖菩提达摩	(52)
东土得法第一人:慧可	(54)
陆 中国禅宗的创立者——六祖慧能	(58)
初见弘忍	(59)
作偈得法	(61)
仁者心动	(65)
林麓谢诏	(67)
偈对卧轮	(68)
大鉴禅师	(70)
柒 菏泽宗:神会	(73)
拜师慧能	(74)
知解宗徒	(76)
滑台大会定是非	(78)
禅宗七祖?	(81)

捌 南岳系:怀让	(84)
国家法器	(85)
曹溪得法	(86)
磨砖作镜	(87)
禅宗南岳系	(89)
玖 青原系:行思	(92)
不落阶级	(93)
希迁寻师	(94)
禅宗青原系	(100)
拾 临济宗:义玄	(102)
老婆心切	(103)
逢佛杀佛,逢祖杀祖	(114)
四料简、四照用、四宾主	(115)
四喝八棒	(120)
麻谷问	(124)
拾壹 曹洞宗:本寂	(126)
不变异处去	(127)
五圆相	(128)
不治通身病仍见大慈悲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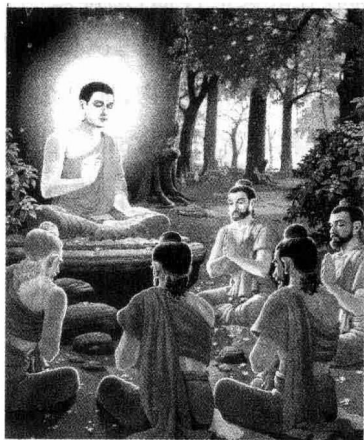
虚则实、实亦虚	(134)
生命链的意义	(138)
璞玉不雕琢	(141)
如井觑牛	(143)
拾贰 沩仰宗：慧寂	(145)
无相无念	(146)
毫毛尖上如何站狮子？	(150)
哪头牛是菩萨？哪头不是？	(155)
不限时空、不著事相	(157)
不持戒、不坐禅	(159)
拾叁 黄龙派：慧南	(163)
再说台山婆子	(164)
回 家	(168)
黄龙三关	(169)
拾肆 杨岐派：方会	(172)
着什么急	(173)
三脚驴行当何解？	(175)
就叫坐具	(178)

拾伍 法眼宗:文益	(181)
安片石头在心头	(182)
废话中的真谛	(188)
解铃须用系铃人	(193)
拾陆 云门宗:文偃	(199)
说火不灼口	(200)
棒打佛祖	(206)
达摩的眼睛	(210)
天天都是好日子	(214)
云门三句	(217)
拾柒 佛性论:成佛的根据	(221)
《坛经》中的佛性论旨趣	(222)
佛性论的印度传统	(226)
佛性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230)
中国人对佛性论的贡献	(237)
拾捌 佛性论的社会及哲学意义	(250)
两个故事	(251)
随机应变地启示佛法	(255)
遮盖佛性之贼	(258)

佛性论的社会意义	(259)
佛性论与人生哲学	(262)
拾玖 解脱论：成佛的途径及解释	(267)
解脱论的印度传统及中国传统	(268)
禅宗解脱方法的理论解释	(274)
呵佛骂祖	(278)
解脱的直接叙述	(281)
悖论性的陈述：正言若反	(289)
隐 喻	(294)
明 喻	(298)
奇怪的动作	(303)
一指禅的哲学启示	(310)
后 记	(316)

一
印度佛教的

历史轮廓



佛教是被人们普遍承认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他两大世界性的宗教则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所以称之为“世界性的宗教”,就意味着与它们对立的有国家宗教、民族宗教或地区宗教。但是,这种“对立”也仅具有相对性,即它们即便在原来的国家、民族或地区之外得到传播,其影响也不如在其原发地大,也没有在其所传播的地方形成主流宗教或宗派。而像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情况就很不相同了。它们往往是在发源地之外得到迅速的传播并形成影响巨大的宗派,甚至还成为传播地的主流宗教或国家宗教。基督教在欧洲、天主教在拉丁美洲、新教在北美洲,伊斯兰教在亚洲的广大地区、北非地区以及欧洲的巴尔干地区,佛教在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以及历史上的蒙古、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都是影响甚巨的宗教,甚至就是国教。

在这三大世界性的宗教中,佛教的情况又别具特色。此特色有两点可以提及:第一,它成为世界性的宗教的传播过程中基本上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除了印度阿育王时期以帝国的行政力量向摩揭陀国之外的地区传播佛教之外,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佛教在韩国和日本的传播、日本佛教在北美的传播,则都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第二,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之外的每次传播都能形成一个高潮,这是与传播地的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而且这种在传播地形成的佛教又给了发源地的传统佛教以新的生命活力,使佛教成为亘古亘新的世界文化,大乘(“乘”也读作 sheng“圣”音)佛教、中国的禅宗、日本的禅宗、美国的佛教。当然,以佛教为参照系所言的“世界宗教”的特点来看,儒教、印度教、巴哈伊教等原来并未被列入世界宗教研究系列里的民族宗教也都在慢慢地演变成“世界宗教”。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佛教最初的背景

我们专就佛教的情况言,它的形成、发展和传播本身就具有世界性和开放性的特点。

根据教内和教外比较流行的传说,佛教是公元前 6 世纪至 5 世纪之间由古代北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净饭王的儿子悉达多·乔答摩(公元前 560 - 480 年)所创立的。悉达多是名字,乔答摩是姓氏。后世的佛教徒都尊称他为“释迦牟尼”。“释迦”是部族名称,“牟尼”是对圣人的尊称;“释迦牟尼”即是“释迦族的圣人”。“圣人”则是自我的彻底觉悟者。觉悟什么呢?即觉悟到宇宙万物、社会人生生成、变化和归属的普遍规律和终极答案。掌握了宇宙万物生成演变的普遍规律并了然社会人生终极答案的人,当然就是“佛陀”,即具备了“正觉、等觉、无上觉”这样三觉圆满的彻底的“觉悟者”。对于信徒来说,彻底的觉悟者即可以将自己的无限智慧启示给所有信仰他的人,以解决他们所碰到的一切问题,这是宗教传统中的大彻大悟者帮助众生获得觉悟的应有之义。所以,释迦牟尼又是宇宙人生中一切积极价值的象征,即“佛有十名号”之谓: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世尊。按照佛教自身的逻辑讲,“十名号”也只能算是一种“方便”的说法,佛的真正意义体现了无穷多的价值,岂止是“十个名号”所能囊括,其价值应该体现为“恒河沙数”多个名号,以断等量多个宇宙人生的“烦恼”(佛教传统喜欢讲的世有“八万四千尘劳”也只是一种象征说法,而非准确的数学统计),一如基督教中上帝的各种“无限性”,方可成为永恒不衰的信仰。

释迦牟尼生活的时代,印度社会弥漫着两种宗教文化:婆罗门信仰和沙门信仰。前者是外来的征服者雅利安人的信仰,后者则是被征服的原始居民的信仰。在古代印度的文献《梨俱吠陀》中,“牟尼”被描

绘成蓄长发、著脏衣、飞行空中并喝饮毒汁的人，即现在我们所能够理解的“苦行僧”，这些人就是当时的沙门。这些沙门相信轮回转世，认为这种生命演变是一种由作为原因的行为——“业”而决定的，因此是一个“因果报应”的过程；凡存在者，皆处于此“因果报应”的过程中，都不究竟；生命的最高追求就在于跳出这个轮回过程，苦行则被认为是达到这个最高追求的有效手段，即苦行解脱。

释迦显然是受了这些“牟尼”或苦行沙门的影响，根据巴利文的经典记载，释迦在 16 或 17 岁时取了妻妾，而且还生育一子，叫做“罗睺罗”，意为“覆障”，即覆盖他觉悟的障碍；一般人出家当然要抛弃家室的累赘，而王室万世不竭的希望则系于“王储”，这当然就是释迦出家求佛的一大“覆障”。29 岁时，释迦别弃王位和妻妾，出家做了沙门。他的苦行有七日一食，穿鹿皮、树皮，睡在鹿粪、牛粪上面。六年之后，自己因苦行已变得蓬头垢面，形同枯木，生命中诸苦仍然环绕在身。于是他开始怀疑沙门的苦行办法，决定重新进食并以结跏趺坐的方式在菩提树下沉思解脱生死轮回的道理。经过七天七夜这样的打坐静思，终于觉悟了解脱宇宙人生苦难的道理。佛教的基本哲理也形成于佛祖此时所获得的大彻大悟，即宇宙人生中的一切苦难都是由于人的愚昧——“无明”所造成的，因为不明事物的终极道理，只被各种短暂的现象所蒙蔽并贪爱这些假象，那自然就会在人的心中生出无穷尽的烦恼。而宇宙人生中所有能够吸引我们并给我们造成烦恼的东西，在本质上都是虚幻不实的，因此也根本不值得我们为之执著：欲求之则贪爱，不得之则烦恼。明了这一点，人就可以跳出轮回的命运了。他自信用自己的思想和方法已经解决了沙门苦行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可以特立独行地传播自己已经体会到的真理，可以开宗立教了。在释迦开宗立教的阶段，他教授了“十大弟子”并且这些弟子都是宗教所设想的不同侧面的登峰造极者：舍利弗是智慧第一，目犍连是神通第一，优波离是持律第一，罗睺罗是持戒第一，摩诃迦叶是头陀第一，须

菩提是解空第一,富楼那是说法第一,迦旃(zhan 音)延是议论第一,阿那律是天眼第一,阿难是多闻第一。所谓“十大弟子”可能是释迦当时五百众弟子的一种代表性说法,其意为当时即已经形成了一批信众了。有了佛(佛祖本人),法(佛祖所觉悟到的真理及十大弟子所体现的神迹),僧(以十大弟子,五百信徒或五百罗汉为其象征的宗教社团,即僧伽),可谓佛教的“三宝”俱全了。从宗教理论上讲,这“三宝”就是宗教得以形成的基本要素,亦即佛教有此“三宝”始可以称为正式的宗教了。

几个基本阶段

从佛教的形成至今,绍其遗绪者历经 2500 余年,其间香火始于印度、而中国、东南亚、朝鲜、日本……继而远播世界其他地区,但在其发源地印度曾一度于 13 世纪中断。在那之前的印度佛教,先后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四个阶段。

原始佛教是指释迦牟尼本人开始周游印度并授徒传教到他寂灭后由弟子继续传教的一段时期,起止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 6 世纪至公元前 4 世纪中叶这一百余年。原始佛教的主要教义是五蕴、十二因缘、四谛、三法印等。释迦在世时通过口授的形式将教义传递给弟子,弟子们再辗转相传,后世将这些教义编为《阿含经》。五蕴是佛教的理论基础,它是从反思人的存在和意义开始,进而推导出一个宇宙万物的“缘起性空”的理论。它认为人的存在无非是由“色、受、想、行、识”这五种基本要素构成的,是肉体的物质现象和心理感受的精神现象的总和。当这些要素聚合时,则有人之生命;这些要素离散时,生命也就被消解了。因此,人的本质是上“无我”的,没有独立的稳定性,是“空”的,即“缘起性空”。推而广之,宇宙人生中的一切存在者都是受这种“缘起性空”理论所支配的。由于五蕴观念而推论出的“缘起性空”的

理论,在运用到解释人的生命历程时又可以具体地分解为十二个彼此互为因果的前后关联系列,即(1)无明;(2)行;(3)识;(4)名色;(5)六处;(6)触;(7)受;(8)爱;(9)取;(10)有;(11)生;(12)老死。这便是关涉人的生命历程的“十二因缘”。而从“十二因缘”又可以推论到解脱人生苦难、获得彻底觉悟的方法和真理,即“四谛”或“四圣谛”。“四谛”主要关涉的是人生哲学,即苦、集、灭、道四个方面。苦,是指人生中的各种苦难包括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集,是指造成这些苦难的原因;灭,是指摆脱了人生苦难后的理想境界;道,是指解脱苦难并最终实现理想境界的途径。因为佛教的特点是根据“缘起性空”的宇宙生成论来观照“大彻大悟”的人生哲学,所以,“四谛”学说又是原始佛教的核心教义,为后世佛教各个宗派所共同尊奉。“三法印”是为佛教的宇宙观和人生论所设立的三个印证真假的标准,一如我们常用的印鉴。其一是“诸行无常”,表明一切存在者都不是永恒不变的,这是从运动方面否定事物的存在;其二是“诸法无我”,表明一切存在者都没有自身的稳定性,这是从现象方面否定事物的存在;其三是“涅槃寂静”,表明一切存在者最后可能达到的、超越了运动和现象的恒定状态,这是从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上肯定佛教的最高境界。

部派佛教时期大约是从公元前4世纪中叶到公元1世纪这四百余年。由于对原始佛教的教义、戒律有不同的理解,佛教内部开始形成了不同的部派,概括起来讲就是上座部和大众部。“部”原意是“主张或讲说”,即观点。上座部主张恪守原始佛教的教义和戒律,其代表是保守的长老派;大众部则主张发展教义和开禁部分戒律,其代表是下层僧侣。在对待教主和修炼境界的问题上,上座部主张教主佛陀是智慧极高、思辨精湛的哲人;一般信徒修炼都无法达到佛的境界,只能到达接近佛的“阿罗汉”果位。这样看来,佛教徒就缺少了大慈大悲的襟怀,只配作个断尽烦恼的“自了汉”。与此不同,大众部的人坚持相信教主就是一个神通广大的超凡神圣者,是有求必应或者体现于修炼

者身上的;修炼者通过自己的宗教实践最终实现“心净”,达到成佛的境界。

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时期大约是从公元1世纪左右到公元7世纪。先后形成了大乘佛教的“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大乘佛教中的“乘”,即承载的车辆或运输工具,也有“道路”的意思。传统的佛教认为,信奉佛教的目的是到达生命永恒的彼岸,佛法自然就是到达彼岸的不可或缺的运载工具。大乘佛教追求一个伟大的运载工具,以便普度众生到达世界的彼岸,其意自然也是在批评过去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认为他们都仅仅是在追求个人的解脱,其所证得的最高果位仅是自度的“阿罗汉”;没有佛教的大慈悲胸襟,只能算是“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分为两派: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中观学派是由龙树及其弟子提婆创立的,形成时间大约是在公元2-3世纪之间,其教义为:宇宙人生中一切存在者皆无“自性”,因而本质上即是“空”的;然而这种“空”又不是与“有”对立的,它不落有与空、常与无中的任何一边,所以其观察问题是超越两边的、综合二者而成的,故称“中观”;由于强调万物自性皆空,又称“空宗”。到公元4-5世纪,大乘佛教又形成了“瑜伽行派”。瑜伽行派的创始人是无著和世亲兄弟。瑜伽行派一方面继承了中观学派中关于“性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强调境无识有,万物(境)虽是“性空”,但却是由“识”所变现出来的,因此,“识”便是万物存在的根源,是“有”,故称之为“有宗”。在追求人生境界上,“空宗”认为,涅槃和宇宙万物的本性都是“空”的,因而两者是一致的。认识到这种“性空”的一致性,也可以说是在体会“妙有”,所谓涅槃境界就是对这种“真空妙有”的认识和体会。“有宗”认为,识不仅是变现万物的根源,也是众生轮回转世的主体,它能够影响人们的意识和认识,使人的主

观意识和客观的环境发生交互式变化,终而达到一个超越的成佛的境界。大乘佛教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是普度众生的大乘境界,他们以“菩萨”之名赞誉这种境界。

密教及佛教的传播

印度的密教大约存在于公元 7—12 世纪。由于大乘佛教后来的发展趋向于繁琐的逻辑论证,对广大信众失去了吸引力,而印度教的复活及一般民间信仰又以各种迷信的方式迎合了民众普遍的信仰需求,佛教遂开始借鉴印度教和民间信仰中的神秘主义因素,逐渐形成了佛教传统的一种新的形式——密教。密教的教义主张以身、语、意三密相照应,通过这样的修炼以求得出世的果报。“身密”是以双手作出各种姿势,以契印教义;“语密”是口诵真言咒语;“意密”是以心作观想;在修炼的过程中强调这三者的相互照应,就能够体会到“即身成佛”。密教虽然也继承传统佛教关于宇宙万物的缘起生成理论,但将其简约化为“六大法身”(地、水、风、火、空、识)显现说,而将重心移向神秘的咒语和仪礼方面,虽然在短时期内吸引了不少信众,但并不能长期维系信众对其信仰。等到 13 世纪,面临印度教的扩张和伊斯兰教的武力冲击,印度佛教在其发源地基本上也就销声匿迹了。

印度佛教在本土消沉了大约 700—800 年之后,于 19 世纪初期又出现了微弱的复活的迹象。这主要是受到了亚洲一些国家的僧侣到印度朝圣礼佛的刺激。至 20 世纪,西方学者对传统佛教的研究更进一步激活了印度本土的佛教意识,一些印度教徒开始改宗佛教,少量的佛教组织和寺庙得以重新建立,整理和发掘佛教资料和遗迹的工作也逐渐开展起来。到 20 世纪 50 年代,印度遂出现了现代佛教复兴运动。不过,与历史上的佛教活动及印度教的势力相比,这种复兴运动也仍然是这个古老的宗教信仰在其发源地的强弩之末。